

屯安东 余敏辉◎著

徽州上下两千年

徽州既是一口深不可测的老井，也是一座浩如烟海的知识宝库。这口老井，还有许多奥秘期待我们去破解，这座宝库，更有许多宝藏等待我们来挖掘。

追踪历史印迹 解读千古谜团



徽州上下两千年

余敏辉 屯安东◎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州上下二千年 / 余敏辉、屯安东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461 - 3984 - 5

I. ①徽… II. ①余… ②屯… III. ①徽州地区 - 地方史 - 通俗读物
IV. ①K295.42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6080 号

徽州上下二千年

余敏辉 屯安东 著

出版人 任耕耘
责任编辑 向焱
装帧设计 熙宇文化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
官方直营书店(<http://www.hsbook.taobao.com>)
营销部电话:0551 - 63533762 63533768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23007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0.25 字数 350 千
版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978 - 7 - 5461 - 3984 - 5 定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与黄山书社印制科联系调换 电话:0551 - 63533725)

序

王世华

历史上的徽州真是一个无比神奇的地方,在这 1.2 万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不仅出现过富甲一方、称雄商界数百年的徽州商帮,而且创造了灿烂辉煌、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这一切都是人创造的,若以人才而论,徽州可谓灿若星海,各领风骚。他们当中既有造诣精深的名儒耆宿、政声卓著的干吏名臣、享誉四方的艺苑名流、学富五车的文坛才俊,也有卓有建树的科技群彦、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炙手可热的商界巨贾,还有才华横溢的名媛闺秀、识见超凡的隐士名僧等等,可谓接芬错芳,数不胜数。一隅之地能够涌现如此众多的人才,这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也可谓绝无仅有!若以文化成果而论,无论是理学、医学、文学、绘画、戏剧、收藏、建筑、出版、雕刻、科技等等,哪一方面没有可圈可点、杰出辉煌的成果!

正是在徽州这种独特魅力的强烈吸引下,众多的国内外学者纷纷开始研究徽州,乃至诞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徽学。几十年来,徽学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徽学研究成果层出不穷。随着徽文化研究的深入,人们很自然地要追问:徽州文化是怎么产生的?这就必然引起对徽州历史研究的兴趣。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它赖以生存的历史环境。徽州文化的产生当然也离不开中国的历史和徽州的历史。可是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徽州历史沿革的著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令人欣慰的是,今天屯安东和余敏辉两位先生弥补了这个缺憾。他俩合著的《徽州上下两千年》即将付梓。敏辉以书稿见示,我饶有兴趣地通读了全书,深感这是一部熔科学性与可读性于一炉的好书,读后受益匪浅。

这本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徽州史著作,如果是那样,读者面就会大大缩小。本书有意避开“徽州史”的名称,而以“徽州上下两千年”冠名。作者将两千多年徽州发展的各个时期中最重要的人和事分别加以专题介绍,实际上是以“史话”形式呈现给读者,这恰恰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学术研究要走出象牙





塔,拥抱广大民众,就必须脱去令人敬畏的服装,改掉一本正经的腔调。本书从结构的安排、章节的命名、文字的表述都反映出作者的匠心。很多十分复杂的问题,作者却能该详则详,该略则略,不紧不慢,娓娓道来,就像听作者讲故事一样,牢记在心。其实我们的很多历史著作要是都能像这样写作,那就再不会令人敬而远之了。

中国历史的发展,正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虽不是规律,倒也符合中国历史的真相。当然认真算起来,还是合多分少。尽管如此,由于政权更替、战争兵燹、农民起义、自然灾害等各种因素,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分分合合极其频繁。就拿徽州来说,正如书中指出的:“先后经历了会稽郡、鄣郡、丹阳郡、新都郡、新安郡、新宁郡、歙州、徽州、徽州路、兴安府、徽州府、行政督察区等行政更替,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徽州专区、徽州地区、黄山市等称谓,其中县级行政区划也多次变动,时常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为了帮助读者搞清徽州这种复杂的沿革关系,作者从一大堆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拣出最重要的材料,条分缕析,剥茧抽丝,将徽州每一次区划的调整,都讲得清清楚楚,令人一目了然。

历史写得生动,并不等于戏说历史。本书文字清新活泼,朗朗上口,却是很严肃的著作。作者对徽州历史上的每个问题特别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如关于鄣郡之谜,歙县、黟县建县之谜,广陵国之谜,桃花源之谜,隋代歙、黟两县隶婺州之谜,花山石窟之谜,淋漓之谜,析婺源县之谜等等这些在历史上尚未形成定论的重要问题,都能旁征博引,经过认真细致的考证辨析,得出明确的结论,或则认同学界的某一观点,或则提出自己的新说,摆事实,讲道理,一些重要的史实虽用白话写出,但又标出原始资料,表明决非无根之谈,充分反映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比如“汤诗新解”一节,就颇有新意。明朝戏曲家、诗人汤显祖曾留下这样一首诗:“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关于这首诗的意境,学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看起来各有道理。本书虽然赞同其一,但不是简单重复前人的旧说,而是另辟蹊径,多方论证,使人读后觉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圆其说,令人信服。真理越辩越明。尽管我们不敢说本书关于上述很多问题的探讨都已经真理在握,但起码把这些问题的讨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我相信,读了全书会更加深我们对徽州的了解,也更加热爱徽州了。

如此神奇的徽州,今天在地图上却找不到“徽州”了。历史上的“徽州”近

几十年不仅一再易名而且早已被肢解了,每念及兹,无不令人扼腕长叹!正因为如此,作者在本书最后提出了一个“欲圆之梦”——“徽州复名,绩溪、婺源重回徽州,以保持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完整,实现实验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和行政区划的一致,实现徽州的优秀文化复兴。”我想,这绝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的梦,也是千千万万老徽州六县父老乡亲的梦,还是千千万万徽文化崇敬者、热爱者的梦。我完全同意作者的感慨:“不信东风唤不回”。当今天我们欲圆“中国梦”的时候,我们也衷心希望那些决策者们早日圆了老百姓的“徽州梦”。

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是徽州人,深厚的故乡情结使他们对徽州的研究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安东先生我虽并不认识,但久仰大名。敏辉先生我知道是一位训练有素、成果卓著的学者。去年,他们俩曾推出了《一座山和一座城市》,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今年他们又贡献了《徽州上下两千年》,堪称双璧。徽州钟灵毓秀,人才辈出,在他们身上又一次得到生动的体现。我们期望他们再接再厉,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聊为序。

2013年7月9日

(王世华,曾任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长,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省政府参事、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安徽省历史学会会长、安徽省徽学会副会长)



目 录

序	王世华/001
引子	001
第一章 会稽析郭辖歙黟	003
第二章 英雄辈出梅封侯	018
第三章 刘姓三王治鄣郡	028
第四章 丹阳郡大王国小	039
第五章 镇抚山越建新都	051
第六章 三朝新安文风兴	063
第七章 纬武经文富歙州	084
第八章 风雨飘摇徽州生	119
第九章 大哉乾元徽有路	147
第十章 徽州雄起大明始	162
第十一章 前盛后衰花凋谢	181
第十二章 废府留县徽魂在	201



002	第十三章 今非昔比徽再来	221
	第十四章 徽州黄山一脉承	231
	第十五章 两张名牌创辉煌	257
	第十六章 人生有梦圆徽州	274
	后记	屯安东 余敏辉/285
	附一:徽州历史沿革大事记	288
	附二:以史为鉴读徽州	298

引 子

一位学者说：历史是口老井，关于老井的故事，一代又一代总演绎不尽它的奥秘。

徽州既是一口深不可测的老井，也是一座浩如烟海的知识宝库。这口老井，还有许多奥秘期待我们去破解；这座宝库，更有许多宝藏等待我们来挖掘。

“蜿蜒入杳渺，蹊径从何寻？”随着“徽州热”的逐年升温，徽州文化在国内影响日趋扩大，传播和弘扬于大江南北、五湖四海。众多徽文化的拥趸们，包括学习者、研究者、崇拜者、追寻者，都渴望尽快破解这口老井的奥秘，获取这座宝库的财富。不少学者皓首穷经，潜心钻研，毕一生之力研究徽州；不少徽文化的入门者，更希望从普及基础常识入手，进一步了解徽州，解读徽州，感受徽州，品味徽州，以逐步增加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知识。

徽州历史悠久，沿革复杂。春秋时属吴，吴亡属越，越亡属楚，秦属郢郡，汉属丹阳，晋为新安，梁改新宁，隋改歙州，宋改徽州，先后经历了会稽郡、郢郡、丹阳郡、新都郡、新安郡、新宁郡、歙州、徽州、徽州路、兴安府、徽州府、行政督察区等行政更替，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徽州专区、徽州地区、黄山市等称谓，其中县级行政区划也多次变动，时常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且不说普通徽州百姓，就是有些徽学专家和学者也难以完全说得清楚，道得明白。

本书的主线就是沿着中国历史纪元的脉络，纵向进行考察，即：以时间为经，以人事为纬，抓住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体制演进轨迹这个重点，把徽州放到中国历史的征途中，全程追踪她的足迹，全景展示她的变迁，看她如何一步步地走来，并把两千多年来沿途风光，那些值得追忆的人和事载入其中。它不仅仅拘泥于徽州本身，而是立足全国看徽州，从中国的历史动荡中看徽州的变化，这样更有时代感和全局感。可见，观时空之演变，探发展之真谛，可以使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悟得更深。

本书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基本都有史料来源，主要来自《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隋书》等有关正史和《新安志》、《徽州府志》、《黄山志》等府志、县志、山志，绝无戏说；也采用少量野史中的传说和逸闻，但均说明





只供参考；特别注意对别人不大关注但确有价值内涵的史料进行重点挖掘，以增加本书的新鲜感和可读性。

徽州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史中，留下许多历史谜团。如鄣郡设置年代之谜，黟县、歙县命名之谜，三天子鄣（都）之谜，黄山命名之谜，广德王国之谜，广陵国之谜，歙州设置年代之谜，花山谜窟之谜，隶属婺州之谜，大鄣山之谜，浙江代管之谜，等等，不仅史料记载不一，有些至今还存有较大的争议。

对于这些千古徽州之谜，本书力求博取众家之长，对比分析多种史料，考索故典，撷英各家，介绍旧说，力推新论，释疑解惑，去伪存真，经过细致甄别后形成自己的观点，并试图予以一一破解。当然，只能算是一家之言，还请广大读者明鉴。

本书不是学术文体，而是通俗历史知识读本，这本书参考了古今大量的资料，吸收了前贤和近现代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经过独立的分析判断，并用自己的语言归纳和叙述。为了行文的连贯性，不能像学术文章那样搞引经据典的注释，但所采用的重要史料，大多注明原始出处；文中也采用一些文学描写手法和表现方式，力求注意文字生动活泼，耐人品读，通俗易懂，平易近人。只要读者喜欢看，能轻松愉快地看懂，我们就很满足了。

弘扬徽文化，徽人当有责。我们撰写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看了这部书后，能大体了解徽州在历史变迁中的履痕，以及在变迁中发生的那些值得回味的人和事。

好吧，我们就从秦始皇建县开始。

第一章 会稽析郛辖歙黟

《新安志》卷一《州郡·沿革》开门见山就说：

徽州，新安郡……扬州之南境，春秋时属吴，吴亡属越，越灭属楚。秦并天下，置黟、歙二县，属郛郡。

扬州的名称最早见于《尚书·禹贡》：“淮海惟扬州。”这个“惟”，用来限定地域范围，可解释为北至淮河、东南至海的扬州地域。淮，指今淮河。（《尚书·禹贡》：“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沂泗，东入于海。”）古语“惟”又通“维”，《新安志》即写为“淮海维扬州”，“维”又可解释为联结、维系的意思。于是，这句话也可解释为淮河、东海和扬州联结在一起，意思都是指这个地域范围。

除了《禹贡》对扬州的说法，还有《尔雅·释地篇》的“江南曰扬州”，东晋郭璞的《尔雅注》中“扬州”的范围是“自江南至海”；《周礼·夏官司马篇第四·职方氏》则有“东南曰扬州”的说法。不管如何定位扬州的大范围，当时的会稽郡、郛郡和歙、黟两县属大扬州区域是毋庸置疑的。

真正的行政区划，即郡县制，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才完全确立。中国历史“五千年文明，两千年大一统”，虽然分分合合，但分时短，合时长，分中还有融合的过程，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政权是主流，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所以，我们这本书就讲两千多年来的徽州社会演进史，不再追溯到秦朝以前的漫长岁月。

徽州是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才命名，本书在此之前提到的“徽州”，系指这块地盘，而并非区划地名本身，这是首先需要加以说明的，以免引起年代的混乱。

这里，我们就从秦朝中的“徽州”说起。



徽州之母

自从有了秦始皇,中国古代王朝最高统治者就有了皇帝这个称号。

秦始皇生于公元前259年,嬴姓秦氏,名政,因生于赵都邯郸(今属河北),故又称赵政(先秦姓氏并未统一,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故秦始皇可叫秦政、嬴政或赵政)。前247年,秦政的老子秦庄襄王驾崩后,十三岁的秦政子袭父业,即位为秦王。

秦始皇长得“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史记·秦始皇本纪》),意思是高鼻梁,大眼睛,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给人一种威严奇特的感觉。

秦始皇亲政后,听取了当时任廷尉的李斯进献的灭六国的建议,着手规划统一六国的大业。当时,秦始皇还有一个重要的对手,就是百越。

我们徽州这块地盘,自古属百越之地。越族是我国东南部各部族人的统称。《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瓚曰:

自交趾(汉在今越南北部设交趾郡)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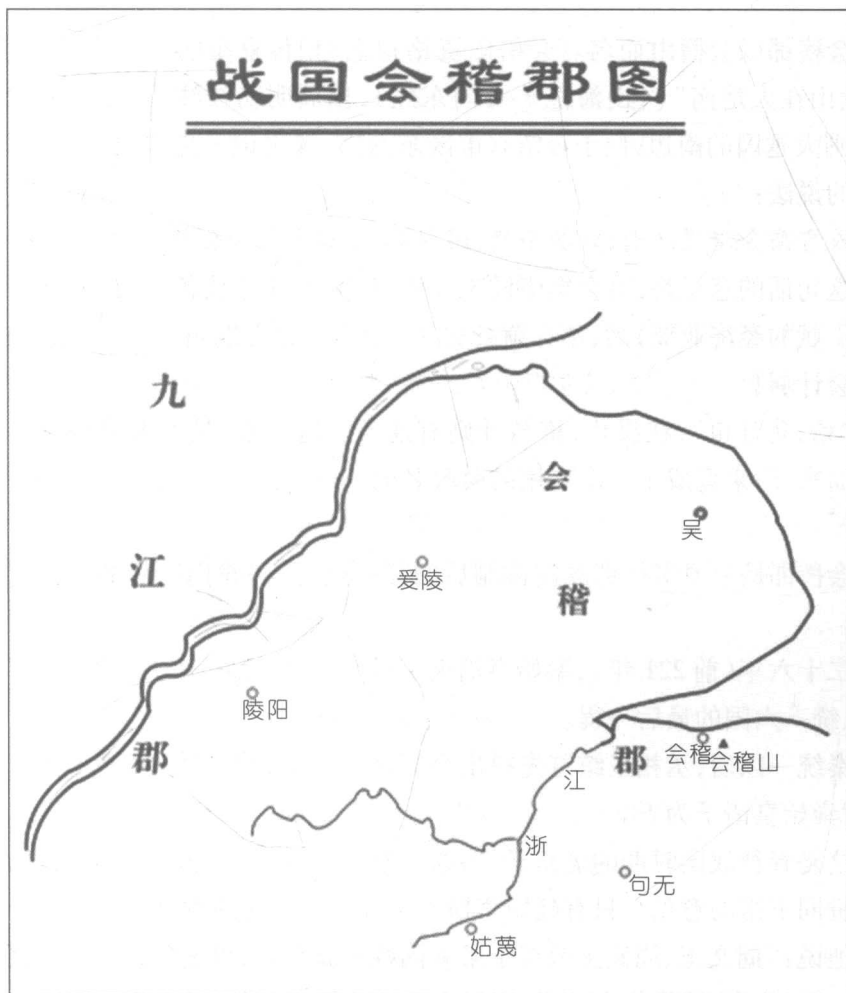
因这一地区为《禹贡》扬州之域,故对越人称“扬越”。因“各有种姓”,各部杂居共处,互不统属,故又称为“百越”或“百粤”。根据一些传世史料以及历史学家的分类,百越主要分为如下几部分:

和我们有关系的是以先秦时的会稽(今浙江绍兴)为中心,主要分布在今浙江北部、皖南一带的叫于越;其民“剪发文身,无皮弁搢笏之服”(《淮南子·齐俗训》)。皮弁是以皮革制成、缀有珠玉宝石的礼服,搢笏就是腰带上插上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的手板。当时越人还是很不开化的“蛮族”,当然没有这样讲究的贵族装饰。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就是于越建立的。

其余几支是:以今温州一带为中心,主要分布在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的东瓯(亦称东越、瓯越);以今福州一带为中心,主要分布在福建闽江流域及其沿海岛屿上的闽越,这两支均为于越之分支,也都有“剪发文身”的习俗;还有分布在岭南的广东、广西一带的南越、西瓯(亦泛称扬越、外越,又曰陆梁)以及分布在今广东西部、广西南部、越南北部一带的雒越(亦称骆越)。

当然,百越不仅仅只是上述几支。中国古代东南沿海,以至五岭以南和瓯江、闽江流域,都是百越分布地区。

徽州地盘春秋时属吴,吴亡属越,越灭属楚。秦灭楚前,当时这大片土地属楚国楚南领域,“一直为百越族所盘踞”。这是个不遵王制的族群,他们有自己的领袖和武装,藏匿山林,好勇擅武,与外人不相往来,凭借山区有利地势,时不时给王朝制造点麻烦,一直是统治者的一块心病。



注:1. 本图系战国秦王政二十五年(前 222 年)会稽郡图;

2. 本图仅供参考。

秦王政二十四年(前 223 年),秦将王翦、蒙武率兵灭楚。次年(前 222 年),王翦又进一步平定楚国广大的江南地区,并进攻臣服于楚国的于越,长江流域全部纳入秦的版图,设置会稽郡,郡治吴(今苏州)。





请注意,前222年是战国和秦朝的分水岭,再过一年,到前221年,才真正进入秦帝国时期。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载:

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

会稽郡以会稽山而名。会稽山资格很老,相传夏禹时即有会稽山之名,“会稽山在大楚南”(《山海经·海内东经》,据周明初校注,大楚当为大越之误),则大越国的南边,位于今绍兴市区东南部。《史记·夏本纪》记载了汉时流行的说法:

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禹会集诸侯于江南,计算汇总考核各诸侯的功业(包括上交贡赋的经济业绩)后,不久就死去了,命其所葬之地叫会稽,会稽的意思,就是会计啊!

“稽,犹计也”,在汉代,稽与计则有通意。这会稽,是由大禹搞经济考核延伸而来,后来竟成了一个专用的财政名词——会计。

会稽郡是中国实行郡县制体制后的徽州之母,和我们以后的徽州有密切关系。

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始皇消灭了最后一个政敌——齐国,走完了削平群雄、统一六国的最后一程。

秦统一以后,丞相王绾首先提出全国地方太大,难以管理,要求像周代那样,封秦始皇诸子为王。

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老路子,秦始皇拿不定主意,召开群臣会议讨论,群臣都赞同王绾的意见。只有廷尉李斯站出来提出不同的意见。

他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子弟和同姓亲属很多,可是他们的后代逐渐疏远了,互相攻击,就像仇人一样,诸侯之间彼此征战,周天子也无法阻止。现在天下靠您的神灵之威获得统一,都划分成了郡县,对于皇子功臣,用公家的赋税重重赏赐,这样就很容易控制了。要让天下人没有邪异之心,这才是使天下安宁的好办法啊。设置诸侯没有好处。”(《史记·秦始皇本纪》)

改春秋以来的分封制为郡县制,这确是一个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胆的行政体制改革方案!

有雄才大略的秦始皇也认为,天下已经统一了,再立许多国,不利于统一,

安宁也没有保障,所以支持李斯的意见(“廷尉议是”)。

于是,他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每郡都设置守(一郡的长官)、尉(帮助守管理一郡的军事长官)、监(中央政府派去的御史),把百姓称为“黔首”(“更其民曰黔首”)。

黔,是黑色的意思;黔首,就是以黑色头巾作为出门的行头。因为秦皇自认为是水德,水德尚黑(这个问题,后文还要继续阐述)。

郡的设立,本是军事上的一个控扼之点。郡以下为县,万户以上的县置县令,不满万户的置县长,令、长掌治其县,主要是征发赋役,“理讼平贼”。县下设乡,乡又由亭、里组成,里之下还有以十户编成的什和以五户编成的伍。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

这种中央集权制对国家实现统一管理颇有好处。由郡、县、乡、亭、里组成的像蛛网一样掌控全国的郡县制,是春秋战国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行政管理体制。

当年,会稽郡以及毗邻的九江郡都是秦朝首批确定的36郡之一,徽州这块土地就隶属于会稽郡。当时的郡、县范围很大,地域广袤,人烟稀少,大多尚未开发,交通极不方便。

鄣郡之谜

秦朝徽州地盘最早建立的县是歙县和黟县,徽州以后所有的县均从两大古县析分。《新安志》载“秦并天下,置黟、歙二县,属鄣郡”,言明鄣郡是秦郡之一。

秦郡到底有多少个,是史学界颇有争议的课题。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后为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曾在《秦郡新考》中说:

在三百年来学者言秦郡者无虑数十家,聚讼纷如,莫衷一是。

这种关于秦郡设置的争议最激烈是在清朝,一直延续至今。其中争议较大的课题之一,就是鄣郡到底何时建立?属不属秦置郡?

如果搞不清鄣郡,那么,歙县、黟县的设立和归属似乎也无从说起。因此,有必要解开它的谜团。





据国内一些著名学者从史料和出土文物进行考证,秦有 36 郡、40 郡、46 郡、48 郡、54 郡之说,可考县 700 多个。从汉以来对秦郡的考辨和争议,历经两千多年,至今尚未完全有定论,与我们徽州有关的几个观点倒应当关注。

一种意见是,鄣郡在秦始皇设 36 郡时就有,当时叫鄣郡或故鄣郡。

南北朝时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明确记述 36 郡的名称,其后,唐、宋、元、明等许多史书,包括明末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均采用这一说法。这些史料中,鄣郡和会稽郡均包括在 36 郡之中。

质疑这一说法的是从清代乾嘉年间考据学兴盛之后。当时,一些热衷于考据的学者开始否定裴骃的说法,至今争议了几百年。质疑者除了古人,还介入了不少今人。

谭其骧等学者所得出的结论,得到学术界普遍的认同。他们认为,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后设的 36 郡中,九江、会稽、黔中等 33 个郡是大多数古今学者认同的,且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 年)或之前设置。

而对所缺的 3 个郡,则有不同的看法。这 3 个郡中,大多数学者认为应当包括鄣郡,但也有一些学者持否定态度,主要原因是鄣郡未在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胪列的 36 郡之中。而班固的百卷《汉书》一直被认为是权威性的正史。

第二种意见是,鄣郡是楚汉之际所设,因为鄣郡记载始见于汉初。

《汉书·高帝记》载汉高祖六年(前 201 年),“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这似乎是最早的在文字记载中有鄣郡的名号。因此,自元以来,有些学者就认为鄣郡为楚汉之际所设。这种观点甚至影响到歙县的县志记载。清乾隆《歙县志》这样说:

歙,汉旧县也,在禹贡扬州之域。秦始皇二十五年,初定荆江南地置会稽郡,明年遂并天下,罢侯置分为三十六郡,于是县歙以否未可知也。自汉以来,乃颇得而征实也。

困惑与无奈,使县志的编撰者自我将秦县降格为汉县。

第三种意见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 年),设 36 郡,但当时 36 郡中有会稽郡而没有鄣郡。鄣郡是后来因战争和管理的需要,从会稽郡分出,但具体哪一年分出,尚无史书明确记载。大约时间是三十七年(前 210 年)秦始皇东巡到会稽之时或之前。

秦郡之谜,至今尚未完全破解。既然中国古今如此众多顶尖级历史学家尚无统一认识,足见这一问题的复杂性。秦朝的文字记载史料确实有限,我们今天也不可能把秦始皇请出来询问。鄣郡之惑如此纠结,县志叙述的无奈和无力就可以理解了。

清乾隆《歙县志》认为歙县是汉置县,鄣郡是汉郡。但清嘉庆《黟县志》却坚持鄣郡仍为秦郡的观点:

秦分三十六郡无鄣郡,鄣郡之置又不知何帝?按《史记索隐》及《括地志》诸书皆有之。《文献通考》古扬州秦郡五,鄣郡其一。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正义】》引唐李泰《括地志》,谓汉丹阳郡地,其初乃“秦兼并天下,以为鄣郡也”,以为鄣郡设立于秦并天下之后,则应为二十六年(前221年)这次划定秦郡时所分置。

问题纠结在:《史记·秦始皇本纪》正文仅记秦灭楚时,在吴越故地置有会稽郡,对鄣郡设于秦王政何年,《史记》并没有验证和记载,否则就不会留下这样一个千古悬念。

虽然史学界对鄣郡始建于何年至今尚无定论,但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对破译鄣郡之谜或许有所帮助。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

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五年(前222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

会稽郡面积很大,地广人稀,领有原吴、越两国之地20多个县,大致相当于今江苏长江以南、安徽东南、上海西部以及浙江北部。郡治初设在吴县(今苏州),东汉时才移至山阴(今绍兴)。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楚灭越后,原越地仍为越王无强诸族子控制,仅“服朝于楚”,可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越国王族分散于会稽一带,自立为君长,臣服于楚,时时在做复辟的美梦。

二十四年(前223年),王翦俘楚王负刍,楚亡。王翦继续进军江南,占领原越国土地。

二十五年(前222年),王翦“降越君,置会稽郡”后,原越国地盘,包括今江苏长江以南、安徽东南、上海西部以及浙江北部大片土地,当然也包括歙县

